

起点中文网
www.cnfu.com

鬼雨◎著

仙缘

网络原名
道缘儒仙

中国仙侠小说儒家学派开山名著
扎根于本土的玄幻小说巅峰之作
赢得海内外亿万读者倾力拥护，拥有高达63%的支持率
新时代的《镜花缘》、21世纪的《西游记》！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网络原名

道缘儒仙

鬼雨◎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仙缘1 / 鬼雨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10

ISBN 7-80228-164-4

I. 仙... II. 鬼...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9469 号

仙缘 1

出版策划: 精典博维

作 者: 鬼 雨

责任编辑: 陈黎明

封面设计: 门乃婷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 刷: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张: 1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8-164-4/I·042

定 价: 22.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这本书已经突破了一般仙侠小说的概念，鬼雨可以说创出了仙侠小说的一条新路。不拘泥于普通仙侠小说仙、佛、道的范围，自创儒家学派，开创出新仙侠小说的先河！

——读者王雨辰。

这个时代需要儒学，本书从传奇的角度对儒学进行了审视，更可贵的是结合了近现代的许多观念，看到真神回归那段，让人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下受教了。

——读者说来惭愧。

儒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历经沧桑两千年，蕴含着璀璨的瑰宝。

多年来，儒学日渐淡泊衰微。

鬼雨对儒学的这种境遇有着深深的忧虑。

——读者×××

我写此书的目的不是为已经淘汰的三纲五常招魂，而是想跟年轻读者一起体会传统文化的闪光之处，重温华夏古国文明的辉煌，陶冶个人情操，振奋民族精神。

本文通过仙侠小说的方式解析儒学，可谓用心良苦。

有人或许会说：“你将儒家并入仙学体系，是不是太牵强了？”

我只想问：“什么是仙？世上有谁见过真仙？谁又能真个长生不老？”

所谓修仙，就是寻求个人境界的突破，追求个性解放，超越升华，不为俗累，宛若大鹏神鸟，遗世独立，背云气，负苍天，翱翔太虚。

作为一个修仙者是这样，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又何尝不如此？

仔细想来，儒家的崛起乃至于传统文化的复兴，不就像本书描述的叶昊天孜孜不倦追寻儒仙的历程吗？



叶昊天:男主角,满门被灭,侥幸逃生,为报家仇走上修真之路
朱兰儿:女主角,美丽绝伦,温柔善良,既是当朝郡主,又是千年“乐”派唯一传人

罗开山:新科状元,投笔从戎

殷东平:年轻书生,遭逢不测

孔修文:一代大儒,“诗”派掌门

朱璨:一代大儒,“书”派掌门

程守礼:一代大儒,“礼”派掌门

苏洵安:一代大儒,“易”派掌门,男主角的外祖父

王献臣:一代大儒,“春秋”派掌门,拙政园的创建者

屈原:昆仑神山的主管,天界谏议大夫

范蠡:天界首富,情深意重

西门龙:玉清天神,西门世家的主人

少康:大禹之子

五老帝君:青帝伏羲,赤帝神农,黄帝轩辕,白帝少昊,黑帝颛顼,在人间是一代帝王,在天上也是众仙之首,各司一方

真神:魔门领袖,千年大劫的发起者

云华夫人:王母之女,与真神爱恨情仇集于一身





本书系统论述了儒、道、佛、魔四大体系的修行方式，将修真解析为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

以精神而言，道家有仙心，佛家有佛心，儒家有仁心，魔门有魔性。

仙心：修道人做善事，捉妖出鬼，救助黎民，能够积累仙心

佛心：戒定慧三层的修为程度。也包括佛家劝人向善、消除心魔等行为方式给别人带来好处

仁心：主要通过儒功来表示，就是对社会做出的具体的贡献

魔性：精神的偏离之性，创新之性，同时也包括做坏事带来的别人的恨意

以物质而言，道家炼的是神丹，佛家炼的是舍利子，儒家炼的是丹心铁，魔门结出的是魔丹。

神丹：神丹是髓海中经过修炼后结出的高能物质

舍利子：佛门修炼后在脊髓结出的高能物质

丹心铁：儒家修炼后在心脏结出的高能物质

魔丹：魔门修炼后在脑内结出的高能物质

神仙等级的划分

采用道家体系将神仙划分为三十六重境界。

最高大罗天，就是“一气化三清”的一气

33-35 重属于三清境，统称天界

其中，35 重成为玉清圣境，神仙榜 1000 名之内

34 重为上清真境，神仙榜一万名之内

33 重为太清仙境，神仙榜五万名之内



29-32 重统称神界,又名“四梵天”,依次为:无上常融天、玉隆腾胜天、龙变梵度天、平育贾奕天

25-28 重统称仙界,境界依次为:皓庭霄度天、渊通元洞天、翰宠妙成天、秀乐禁上天

7-24 重通称为真人界,修行于名山大川

有十八重天,依次是:虚无越衡天、太极蒙翳天、赤明和阳天、玄明恭华天、耀明宗飘天、竺落皇笏天、虚明堂曜天、观明端靖天、玄明恭庆天、太焕极瑶天、元载孔升天、太安皇崖天、显定极风天、始黄孝芒天、太黄翁重天、无思江由天、上揲阮乐天、无极昙誓天

1-6 重为修仙基础阶段,依次为:太皇黄曾天、太明玉完天、清明何童天、玄胎平育天、元明文举天、七曜摩夷天

神仙所用的法器

法器分为神器、仙器、灵器、宝器

神器——主要是三清天神才能制造使用的

仙器——仙人制造使用的

灵器——真人界使用的

宝器——初级修真人和世俗界用的

排在最高层的法器是盘古开天时用过的九大神器

一曰开天神斧,利器

二曰监天御印,玉皇大帝主管

三曰九品莲台,佛祖主管

四曰镇妖宝塔,管理妖怪、恶人

五曰瀚海神舟,跑得快,哪里都能眨眼就到。

六曰乾坤锦囊,装东西用的,什么都能装,还可以收取人家的法器

七曰通灵宝玉,找宝贝用的

八曰阴阳法轮,炼魂,驱魂,将魂魄炼成神丸,服了可以增长功力

九曰观天宝镜,想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

每种神器都有仿制品,功效类似,功能较弱

几乎没有人能够拥有九大神器,但可以拥有仿制品

目
录

第一章	大劫蚊虫徒有备,危情昼夜逃孤维	(1)
第二章	岳麓攻书解迷津,华山求宝攀绝壁	(13)
第三章	青城山中云茫茫,天地截作神仙乡	(27)
第四章	坚心苦志慕黄庭,朝夕殷勤寻仙迹	(45)
第五章	苏提春晓微雨后,梦里兰舟遇知音	(61)
第六章	丹墀对策三个字,金榜题名五色春	(73)
第七章	丹日暮黄昏听鬼雨,其乐融融有谁知	(89)
第八章	萧条古县无完瓦,威沥寒云滞早梅	(99)
第九章	圣母慈悲传鬼经,青溪雪满鱼相戏	(109)
第十章	无事寻花至仙境,等闲种薯比封君	(117)
第十一章	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	(127)
第十二章	拔黑云压城城欲摧,拭目阴霾锁几时	(141)
第十三章	妖气弥漫上泰山,青帝护我下瑶台	(151)
第十四章	神尺监天护国运,独手赈灾挽民颓	(163)
第十五章	九嶷仙芝恒灵异,夜半忽闻鬼魅啼	(171)
第十六章	立马横刀徒被困,化成池内月华新	(183)
第十七章	祖州寻仙不辞远,海角天涯逢贵人	(201)
第十八章	祖神人骑鹿耳何长,妙手拾得开仙方	(209)
第十九章	祖盘古开天余九宝,血雨腥风人间道	(219)
第二十章	盘天长久有时尽,明皇长恨无绝期	(227)



大劫蚁虫徒有备，危情昼夜逃孤雏

岳麓山下，黄昏，冬日的夕阳真如一个衰弱的老翁，尽管西天仍是红云一片，但是却没有丝毫热意。松涛似海，北风如刀，几棵合抱的老松，在寒光朔气之中巍然挺立，好一派苍劲之气。

山麓边，清溪丛林之后，却露出一角茅屋来。一位十六七岁的翩翩少年正坐在屋旁大石上读书。只见他生得剑眉星目，唇朱齿皓，正捧着一卷书，神色悠然地朗吟道：“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端的是绝代惊才——”

正在这时，忽听一个女子的声音从屋中传出来：“昊天，吃饭啦！”竹门呀然开处，一个四五十岁和蔼可亲的妇人现出身来，站在门边向少年招手。

少年起身走了过去。进屋看时，只见桌上全是素菜，但却香气四溢，热气腾腾。上首坐着一个年约五十的老者，儒生打扮，头发略有些灰白。

老者望了少年一眼，问道：“天儿，你刚才在看什么书？”

少年答道：“爹，我在看北宋词选，这些词真好极啦！”

老者眉毛一竖，做出严肃的样子，呵斥道：“什么？又在看这些闲书！如此不思进取，何能金榜题名？”

妇人笑着插言：“别说孩子，你自己呢？整天钻在金石堆里，到现在还是个秀才！”

老者板着的脸一下子松了下来，掀着胡子对少年笑道：“你娘真是啰嗦。”

妇人不依道：“谁说我啰嗦？”

老者笑嘻嘻地低声道：“我是说你啰嗦得好，要不然这山居日子未免太平淡了。”

妇人将菜肴往儿子面前推了推，眉头微皱，叹了口气：“唉，眼看又是腊八，该去朝拜老爷子了。”

老者听了这话，登时转过脸去：“别！天儿大了，今年你们娘俩去。就说我老头子伤了腿，走路不方便，不去了。”

妇人怪道：“不去，怎能说得过去？”

老者陪着笑脸道：“‘苏门七进士，交游满天下’，满门子婿，只有我一个

才白丁，好意思去啊？”

妇人道：“苏家待你不薄，是你自己想不开，怎能怪别人？”

老者脸色有些晦暗，强辩道：“你瞧瞧，他们个个衣着光鲜，连看我们的眼神都带着怜悯，好像我不入官场就会饿死一样，真让人受不了！”说到这里，他转头瞄着儿少年：“天儿，你可要给我争口气，将来无论如何要中个进士回来。”

少年抬头望着父亲，语气平和地道：“是。爹，家里的书我已经读完了，如有可能，我想明年到岳麓书院读书。”

老者有点吃惊：“我收藏的书不下一万册，经史子集都有，你都看过了？去年才看了一小部分？怎么这一年看得这么快？是囫囵吞枣吧？”

少年郑重地道：“我认真看过了。去年中秋月圆之夜，我遥望月桂苦思冥想，终于觅到记忆良策，名之为‘重叠星列法’。比如天上的星星，杂乱无章，数不胜数，若是分成二十八宿，便容易识别了。经过多番演练，我已能盪茶工夫背诵孙子兵法十三篇，所以家里的藏书很快看完了。”

老者半信半疑的抽出一本刻着古篆字的书，还没开口，就听少年道：“这是一本《神农纪实录》，讲述的是神农氏游历百年的故事。”

老者翻开泛黄的纸张，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少年从容不迫，一一答出。

妇人先惊呆了，笑得嘴都合不上，赞道：“好孩子！真是好孩子！难为你了。”

老者也欣喜不已，合上书本，满脸笑容地对少年道：“过了年，爹送你到岳麓书院，那里是千年学府，藏书百万，有很多珍稀孤本，够你看两年的。”随后十分兴奋地看了妇人一眼：“腊八全家一起去看老爷子，有这样的儿子，哪里都敢去啊！”

长沙城，腊月初八。

早上淡淡的阳光洒在城头上，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城门大开，进出的人迎着朝阳，容光焕发。一天又开始了。

太阳渐渐高升，西城门边一个苍老的汉子，推了一辆小车停下，从车上拿下四只木脚架，手足颤抖地架起一个相命摊来。

这时正是乡下人进城卖物赶集的时候，人人都是匆匆忙忙，或赶着驴拉的大车儿，或挑着满担满篮的新鲜菜蔬鸡蛋，往闹市赶去交易，哪有人还会有暇来光顾这糟老头儿的测字摊了？

相摊老者半闭着眼，安详地坐在椅子上，似乎在欣赏芸芸众人，对于生意清淡，仿若并未放在心上。

过了一会儿，忽然城外一阵得得蹄声，三骑伴着一辆马车缓缓走来，那老者蓦然一睁眼中念道：“富贵本有相，生死一念间。看相卜卦，趋吉避凶！”



那为首一个中年汉子收缰打量了一眼老者，没有说话，转头又要前行。

相摊老者冷冷地道：“爷台慢走。”

那汉子一怔道：“算命的，你是说咱们么？”

相摊老者哼声道：“早走早死，迟走迟死，死相已生，条条路皆是一死，老夫有心指点你等一条明路，却是无能为力。”

马上另外两个年轻人闻言大怒，气汹汹地道：“糟老头，你胡说八道，爷们把你摊子给砸了。”

说着冲上前去，便欲掀翻老者摊子。那老者不住冷笑，脸上神色不动。

那为首的汉子高声叫住两个伙伴，缓缓走到老者摊前。

老者双眼仔细打量那为首汉子，摇头晃脑，不住叹息。

那为首的汉子被老者瞧得有些不耐，勉强压抑着怒火道：“请老先生替在下相相气色如何？”

老者沉吟良久，摇头道：“阁下气清不浊，相视充足，相君之面，必非凡夫俗子。”

他说话语气一改，竟变得客气起来。那为首的汉子反倒不好发作，伸手囊中拣着块碎银抛在摊桌上，淡淡地道：“多承指教。”

老者叹息道：“可惜呀，可惜！”

为首汉子正欲离开，闻言驻足道：“老先生尚有何指教？”

老者又道：“可惜呀！可惜。”

那为首汉子不再理会，对另外两个汉子道：“快去啦，待会去晚了又要挨老爷子骂。”说罢引马欲去，另外两人已经骑马走了。却见那老者一拂袖道：“这位爷台请回，银子老夫不能收。”

那为首汉子双目一睁，瞪着那老者，以为碰见了疯子。

老者叹息道：“老夫岂能收死人银子，这笔债日后那里去算？罢！罢！罢！迷津该当有，不点无心人！”

为首汉子听老者胡言乱语，心中极是气忿，仔细打量老者，却是一脸老态龙钟，分明是个糟老头子，何曾有一丝异样？当下一提缰绳，一伙人“得得”而去。

那伙人走了不久，又过了数批骑士，还有一些轿子，那摆相摊的老者愈看愈是心惊，心中寻思道：“这些人怎的个个都是凶煞之气直透华盖？分明是赶去送死，再也活不了啦！”

他默运神机，闭目推算了一会，可惜却是茫然。虽然有些蛛丝马迹，却不能连结起来，他暗暗叹了口气：“天道难窥，天道难窥！”

老者对于自己相命之术极是自信，此刻竟然信心动摇，心中很是惶恐。

正在这时，忽听一个苍老的声音道：“天儿，咱们已经到长沙城了。”

另一个少年人的声音道：“爹，这里很热闹啊。”

老者睁眼一看，见是三个衣着朴素的人正要相拥前走过，前面走着一个少年，面如冠玉，鼻直口方，后面跟着一对中年夫妇，天庭很是暗淡，急忙开口叫道：“且慢！”

少年转身过来，连忙一揖：“老人家，是叫我们吗？”

老者定睛看那少年，过了良久，忽然伸手抓住少年的左手，饱蘸浓墨，在他手心里写了个大大的‘隐’字，压低了声音道：“今夜有事，伸开左手，速往东方逃命。老夫泄漏天机，罪遭天谴，信不信也由得你了。”

少年呆住了，那对夫妇也走过来，欲待仔细询问始末，老者却如石雕木刻，再无言语。当下只好取出一小块银子放在桌上，一家人忐忑不安的走了。

少年紧握左手，一步一回头地跟着父母往前走。渐渐的，周围的人越来越多，街道越来越繁华，大约行了两三里路，周围忽然宁静下来。正走之间，忽见街边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一个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几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写着书“苏府”两个大字。

还没到门前，就听有人叫起来：“快去告诉老爷太太们，三姑奶奶和表少爷来了。”

少年一家人跟着其中一人，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前行数十丈，进了垂花门，转过插屏，再后面就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台矶之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见他们来了，便都笑迎上来，更有人争着打起帘笼，请他们进去。

进得庭来，但见两列茶几摆开，几个锦袍华服的老爷太太纷纷起身，争着过来问候，七嘴八舌，一时间让人无法回话。稍微静下来之后，昊天被父母领着一跟诸位长辈见礼。他在五年前来过一次，那时人还小，分不清尊卑长幼，这次他终于明白了，哪个是大舅舅，哪个是大表哥，也见识了天下闻名的苏家七进士。

“怎么没见老爷子啊？”昊天的母亲问。苏家老太太十年前就去世了，只有老爷子还在，今年已经九十九岁了，乃是六十年前的进士，如今依然精神矍铄。

“老爷子闭关了，也不知道在修炼什么，两个月前茶饭不思，后来干脆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让任何人打扰。到今天已有七七四十九天，也该出来了。”大舅爷回答。

“今天早上我站在门外，还听见爹自言自语的声音呢。应该没事。”大舅妈补充道。



老爷子以前同样的闭关也有过几次,所以大家也没怎么在意。

屋子里逐渐热闹起来,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气氛。

冬天的白昼实在短暂。没多久,天色渐渐黑了,粗如儿臂的红蜡烛点了起来。

人们也聊得有点累了。夜幕下,屋里屋外都很平静。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急匆匆跑进来,扯着嗓子喊道:“张管家,大事不好了,马厩里的马不知为啥全死了!”

“什么?”不但管家大吃一惊,屋内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因为这次来的人很多,骏马足有六七十匹,怎么可能一下子都死了呢?

管家急忙冲出去看。

等了一刻钟,他还没有回来。

屋子里变得静悄悄的,显得有些阴森恐怖。

“李四,张五,你们出去看看。”大舅爷心中不安,忙着吩咐下人。

两个年轻人答应一声走了出去。

又过良久,还是没人回来。

大家都盯着门口,心中惶恐,一动也不敢动。

这时一位老人忽然出现在门口,只见他年近百岁,头发胡子全白了,面色十分晦暗。

“老爷,老爷出来了!”众人都叫起来,将刚才恐怖低沉的气氛一下子抛之脑后。

老爷子走进屋来,两手微微发抖,一双眸子先注视着三堂儿子,儿媳,然后是三个女儿女婿,遂即移向下一代的孙子外孙们。他喘息着不发一言,只是静静地看着,仿佛急欲观察出一些什么,看着,看着,他不禁淌出了眼泪!

大舅爷由他的目光里看出了不妙,惊异地道:“爹,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老爷子叫道:“不……不……是我的眼花了……这是不可能的事……”

各人俱吃了一惊,感觉到一派阴森!

叶昊天的母亲毛骨悚然地道:“爹,你看见什么了?”

老爷子全身颤抖着,那双迷离的眸子不停地在每个人脸上逡巡,神态越加可怖,那样子就像是见了鬼!

“不……不……我看错了……”他不停他说道:“一定是我的眼花了……”

忽然,他的眼睛接触到了身后的叶昊天。这个年纪轻轻的外孙,居然使他紧张的神态骤然安定下来:“噢!”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道:“孩子,你过来……让我好好地……看看!”

叶昊天心知老爷子这么做必有原因,当下应了一声,近前两步,把身子正对着老人。

两张脸至为接近，老爷子那双昏花的眸子，在一阵震惊之后，忽然展示出无比的喜悦！面前的这个少年，有着潇洒沉毅的一张脸，发黑而浓，目深而邃，然而这些并不是老爷子所要观察的，他流离的目光，只是注视着少年开朗挺出的印堂，遗飞舒展的双眉……看着看着，他脸上的喜悦益加明显。他颤抖着伸出一只手，扳在少年肩上，这时他喘得更厉害了。

叶昊天道：“外公，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老爷子目光迟滞着扫向室内各人，却是期期难以出口。

叶昊天顿时心内雪然，只是他虽然窥知了老爷子的心意，却因秉性忠厚，难以代为出口。

当然，明白老爷子这番心意的并不止叶昊天一人。大舅爷有所领悟，立刻道：“爹，您老是有何话要单独关照昊天可是？”

老爷子凄惨地看着他，缓缓点了一下头。

各人顿时明白了老人迟迟不曾出口的原因，彼此对看了一眼，无不感到惊奇。

大舅爷后退一步，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先行退出，容爹交待完毕之后，再行参见，可好？”

老爷子微微点了点头，双目微合，两行眼泪汨汨淌出！这番举止，使得在场各人心中都暗吃一惊。

各人纷纷鱼贯步出大厅，默默无言退守门外。

老爷子容各人退出之后，才又缓缓睁开眼睛，从怀里取出一个金色的小盒。他颤抖着双手打开盒子，露出一颗小小的蜡丸。

还未打开蜡纸，屋子里已经有股淡淡的香气。等到蜡纸分开，屋子里更充斥着浓郁的香味，那香味比美酒还要醇厚，比百花还要沁人心脾。

蜡纸之内是一颗晶莹透亮的丹丸，比龙眼小些，看上去十分诱人。

老爷子伸手抓起丹丸，递进叶昊天嘴边，口中急速地道：“吃下去，快！”

叶昊天略显迟疑，然而看着老人急切的目光，只好吞了下去。丹丸刚一入腹，就觉得腹内一股暖流，四肢百骸仿佛有无数蚂蚁在爬，既热又痒，那感觉非常特别。

老爷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声音有些沙哑，说道：“这样我虽死无憾了！孩子，你可知我要你单独留下来的道理吗？”

“外孙愚昧！您老必然有要事嘱咐。”

“我当然有事……要嘱咐你，最主要的是……因为你是苏家唯一能够活着的人……”

叶昊天登时大吃一惊，心中无比惶恐，叫道：“外公，这句话请恕孩儿听不明白。”





老爷子涕泪交流，沙哑着声音道：“那是因为……你的舅父，表哥，父母，都已经在劫难逃了！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或许能逢凶化吉……”

叶昊天完全呆住了，内心的沉痛猝然升起，双目直直地看向老爷子，再也说不出话来！

老爷子声音微弱地道：“那是方才……我由你们面相上以先天易数推算出来的，我生平阅人多矣……这一次也不会有什么意外……所以……孩子……”他的一只手，不知何时紧紧地抓住了叶昊天，“你活着……对我们苏家该是何等的重要……要是连你也逃不出……苏家就灭门了！”

叶昊天至为痛心，一想到全家各人俱将丧命，内心真有说不出的悲愤、沉痛，忍不住叫道：“外公！难道眼前这步劫难，就不能化解了吗？”

老爷子缓缓地摇摇头，声嘶力竭地道：“记住我的话……目前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活着更有价值……！”

叶昊天心如刀割，泪水滚滚而下，用衣袖抹了把眼泪，说道：“我记住了……外公让我什么都不要管，尽力逃出去……”

老人微微点头，长叹一声道：“孩子，我们苏家乃是书香世家，数百年的香火，都着落在你一个人肩上了！”

叶昊天默然无语，任凭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他完全沉浸在无尽的悲哀里！

稍停片刻，只听老人又道：“你知道刚才吞下的是什么，那是我珍藏半生的‘龙虎续命丹’！可以避百毒，疗死伤，还可以增长功力。那是我五十年前作吏部员外郎的时候，凑巧结识丹道大师抱朴生，蒙他赐给的灵丹。这些年来，我一直没舍得用，今天就用在你身上了！”

叶昊天想起门外众人正在等死，其中还包括自己的父母，禁不住心如刀绞，沉痛之极，张了张嘴，却没能说出话来。

老人的眼泪也流了下来，叹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对相人之术颇为自信。你的舅父，表哥，父母，即使服了此丹也没用……我们家，只有你一个人……因缘凑巧……可以逃出去……”

叶昊天忍不住热泪滂沱，早上相士的话似乎得到了证实。

老人哆哆嗦嗦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白包袱来，递在叶昊天手里，再次叮嘱道：“看到机会，千万莫要回头，十年之内不要回来……”

叶昊天只能流着泪点头，心中却在想：“覆巢之下，还有完卵吗？苍天啊，你怎能这样对待苏家？”

老人交待完毕，转头招呼门外众人，“你们都进来吧。”

门外诸人鱼贯而入，盯着叶昊天泪光森森神色惨淡的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老人面色已显得较为平静，大声道：“凶煞已降，大劫将至，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说着将手搭在佛龛上摆着的一只青铜海碗上。那碗据说是祖上传下来的，平日不准任何人触摸。

老人将铜碗左拧三圈右拧两圈，忽听院子里一声巨响，声若霹雳，估计整个长沙城都能听见。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礼花冲上天空，五颜六色久久盘旋在空中。

时候不大，外面进来十余个彪形大汉，为首一人抱拳拱手道：“老爷，发生了什么事？”

老人看着这些家丁，还没来得及回答，又见五六个高矮不一、形态迥异的汉子从外面飞步赶进来，其中一人身着麻衣，面色凝重，往那里一站，就像一尊佛像。看到他，老人不禁心中一松，长舒一口气道：“孙师傅，没想到你云游四海，竟然能及时赶过来，这真是我们苏家之幸啊！”

屋内百余人都定睛看着麻衣人，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麻衣人躬身道：“中州一剑孙仙屏，愿为老爷效劳！”

众人哄然一声：“孙仙屏，二十年前的武状元，十年前中州论剑的魁首！”

“这下苏家有救了，他来了就好了！”

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着，面上都显得很轻松。

却见孙仙屏面色凝重地摇摇头，道：“不知老爷惹下何等强敌，有人在苏府周围二十丈内洒下江湖三大绝毒之一的‘九幽白骨散’，诸位都无法出去了！”

“天呐！那可怎么办？”众人脸上一片绝望。

叶昊天紧紧地拉着父母的衣襟，心中别提多么难过！

正在这时，院子里忽然刮起了一阵风！

就见两个汉子抬着一个大红的棺材，正向这边缓缓走过来。两个汉子大约二三十岁，脸色青白，身材瘦高，仿佛吊死鬼一般。棺材里不断冒出淡黄色的烟雾。

一个家丁冲了出去，结果还没接近棺材十丈之内，就砰然倒下了。

孙仙屏的双目紧紧盯着逐渐移近的棺木，背上的斩龙剑已经解了下来。

与孙仙屏同来的两名年轻人抢先一步冲了上去。他们的身子原是奇快无比，只是方一接近棺木五丈之内，便像是忽然被冰镇住了一般，霎时面色惨变，汗如雨下。紧接着，两人在一阵剧烈的颤抖之下全身萎缩着倒了下去。

剩下的几人正待向前抢救，却被孙仙屏厉声喝住。

在场的百多人没有一个开口出声，仅有的声音乃是来自圈内倒地的三人。

那个家丁倒下最早，自然是受创最重，只见他脸色黝黑，青筋暴现，身躯蛇也似地伸缩着，咽喉里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不一会，只见大股的紫色浓血由他





眼耳口鼻怒溢而出。

一条人命就这样结束了！

圈子里的另外两人显然正在步家丁的后尘，向着死亡迈进！

苏家的人哪见过这种异常恐怖的景象，一个个吓得亡魂皆冒，浑身发抖！

孙仙屏面色铁青，探手入囊，摸出几颗丹丸放在口里，手持长剑向前踏去。

他踏得极慢，每一步都运足功力，将地上的青砖踏成了粉末。他的脸上放出金光。脸上，手上，宝剑之上，甚至周围一丈之内都弥漫着金色的光芒。

“玄阳神功，他的玄阳神功终于练到第九重了！”旁边一人惊叹道。

孙仙屏逐渐靠近棺木，眼见只有五丈了！他感到一股沉重的压力。

又行几步，压力越来越大！他身周的金光被压成扁圆形。

渐渐的只有三丈了！每进一步都变得极其困难。他深吸一口气，功力提足十成，一步步往前靠近！

终于接近到棺木两丈以内，玄阳神功被压的向里凹陷，形成一个致命的缺口。

他已经不能再前进了，不得不将手里的斩龙剑祭了起来。

飞剑脱手飞出，迅速向棺木射去，看那力度，该能把棺木拦腰斩断。

然而刚刚接近棺材五尺，飞剑骤然变慢了很多！

距离棺木一尺，飞剑竟然彻底凝注不动了！

孙仙屏拼命催动功力，飞剑却只是在空中抖动着，欲进不能，欲退无路！

忽然之间，就见一只干枯如柴的手从棺材里伸出来，一把握住飞剑，然后倏地收了回去！

飞剑被收，孙仙屏如受重创，蓦然喷出一口鲜血，神色顿时变得委顿下来。

正在这时，一道银光从棺中飞出，直奔孙仙屏而去！

孙仙屏见势不妙，身形急退五丈飞在半空。

然而那道银光竟然能在空中拐弯，继续跟踪而至！

孙仙屏心中大惊，快如鬼魅，化成一阵清风向院外飞去！

那道银光也骤然加速，如同闪电一般接近了他！

但闻一声惨叫，孙仙屏人头落地，尸身“砰”的一声从空中落下！漫天血雨中，一个拳头大的小人从脖子里冒出来，“吱吱”叫着钻入地下，瞬息不见了！

见此情景，屋内众人心胆俱裂！啼哭声，惨叫声再也压抑不住。

老爷子见势不好，用脚勾起身下的一个蒲团，露出一个黑沉沉的地洞。

他从后面一拉叶昊天，叶昊天的身子便落了下去。

蒲团很快又盖上了。